

# 深蓝士兵

■李攀奇



碧色的海水漾着碎银般的光,漫向天际线与蔚蓝融为一体。舰艇型开深蓝,白浪翻涌,成群的海豚正从舷边跃起。舱内警报骤然拉响,一场演练正在各个战位紧张展开。

—

“发现不明船只向我舰高速驶来,各舱位迅速部署!”进入预定海域,驾驶室里的操演随即展开。观通兵、雷达兵、操舵兵目光专注,神情紧张。透过正前方的瞭望窗望去,海面上静悄悄的,看不出任何异样。随着参加演练的舰艇从四面八方汇聚,海面上凸起几处小黑点。

指挥员下达口令:“右满舵。”站在驾驶席位的二级上士司通通利落地转动舵盘。这样的演练对司通通来说并不陌生,从驾驶百吨艇到千吨舰,在操舵手岗位上,他一站就是10年。

2015年,带着对大海和军舰的向往,司通通报名入伍。上舰之初,他就面临着第一道难关——晕船。更困难的是,他要在头晕目眩的情况下,学习操作庞大复杂的装备系统。司通通每天待在驾驶室里,无论是不是自己值班,都会站在一旁默默观察,等待时机上手练习。

此刻,依然有新兵跟练。不足10平方米的驾驶室一下子挤进10多个岗位号手。

“两进一。”指挥员下达了新的航行口令。

“两进一。”同一时间,司通通大声复述口令,并修正航向。后来司通通告诉我,在这个岗位上干久了,自己的听力似乎也比其他入敏锐很多,能够在复杂环境中精准分辨指挥员的声音。

海面上的较量还在继续,驾驶室里依然忙碌。年轻的士兵一边强忍着晕船,一边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记。一有操舵的机会,他们便争先恐后地尝试。我想,钻研专业带来的满足感足以让他们忘记晕船的不适。

二

退出驾驶室,我被舱室外走廊的文化墙吸引了目光。墙上不仅展示着

战士们获得的荣誉,也贴满了家人们的照片。远航万里,这面墙既是大家拼搏的动力源泉,也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损管监控系统失电……”警报骤然响起,几名战士携带工具箱从我面前闪过,冲进集控室。带头的是机电班班长李腾腾,后面跟着的有他们班的大学士兵韩东格,我一眼认出了他们——不久前我们因为舰上的小广播刚刚相识。

那天,见炊事员一人在冻库打扫卫生,韩东格放弃午休,主动进去帮忙。他在冻库里忙碌着,直到下午操课才回班。当晚,他的班长李腾腾找到我:“记者,我给我们班韩东格写了篇表扬稿,想投给舰上广播站,你能帮我润色一下吗?”我接过笔记本,页面上字迹工整,简短的两段文字没有华丽辞藻,却饱含一位老班长对年轻战士的用心。

那次闲谈中,我了解到,李腾腾对文字撰写其实并不陌生。从入伍之日起,他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不仅记录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也记录着每次为舰上排除电路故障的心得体会。久而久之,他的笔记成了机电班的技术宝典,遇到难以排除的故障,大家总能在笔记里找到解决的策。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他还抽时间钻研起论文。李腾腾说,一开始写得非常吃力,每写一篇都要查阅大量资料,吃透专业术语后,再结合自己的经验融会贯通。就这样日积月累,他已经发表了4篇专业论文。

在集控室,机器高速运转发出巨大的噪音,温度达到50多摄氏度。李腾腾拿起工具,一边检修,一边向周围人打手势——巨大的噪音使得人在机舱里只能靠口型和手势简单交流。

“故障解除,供电已恢复。”李腾腾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记录下今天的故障原因,然后匆匆跟我挥挥手,投入下一场任务。

三

说话间,远航训练的舰载小艇返航,准备向母舰靠泊。小艇被蔚蓝的海水拥着,有节奏地随海浪上下起伏。小艇驾驶员吴培毅娴熟地操作着小艇,将安全绳索挂系在吊收设备上。小艇被顺利吊起,放置在母舰右舷。

海上烈日当空,一系列操作下来,几位战士的上衣早已湿漉漉地贴在脊背上。我本想走近采访他们,却发现他们的工作并未结束。吴培毅接过战友递来的水一饮而尽,接着打开小艇主机

舱,将半个身子探进去。在漆黑一片的主机舱里,他来回调试着各个元件。

“驾驶小艇只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做好检修,为下次紧急出动做好万全准备。”海上形势瞬息万变,上舰5年的吴培毅已经习惯了把思想工作放在前,干在前。

海风裹着咸腥,卷着几米高的浪向舰体撞击,我打了个趔趄,连忙扶着桅杆。“这么大的浪,不会再出小艇训练了吧?”我问道。

“就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才能练就真正的技术!”眼前的这位“00后”战士,娓娓向我讲述着自己驾驶小艇与海浪搏击的经历,眼神里闪着骄傲和自信的光。

吴培毅说他有个习惯,那就是每次驾驶小艇出任务前,他总会把国旗插在小艇上,把党员徽章戴在自己胸前——国旗代表着小艇身份,党员徽章代表着自己身份。因为,在这艘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重大任务,党员先上。

四

暮色渐落,演练结束。舱门打开,几名战士带着垫子和哑铃在甲板上进行体能训练。他们身后的海面上笼着一层薄雾,螺旋桨划出的白色航迹,犹如一条光带在雾中流动。海上的落日总是转瞬即逝,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它便沉进海里,留下那唯美的蓝调时刻令人啧啧称奇。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战士们三三两两来到甲板上,或聊天、或摄影、或运动,十分惬意。此时,一位炊事员则利用这段时光,专心背诵着菜谱。他叫张美俊,是去年上舰的一名新兵,被分配到炊事员岗位时,连切菜都不会。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要带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进厨房,跟在班长身后,记下每一道菜的制作步骤。在班长手把手帮助下,张美俊学会了几十道家常菜的做法,也学会了在摇晃的船舱里保持“定力”,这才开始独立值班。

这次出海前,张美俊在手机里下载了100多道食谱。最近,他每天晚上都要加个班,照着食谱学一道新菜品,送去给值夜班的战友们品尝。张美俊笑着说:“最有成就感的事,是看到大家把我做的菜都吃光了,一点不剩!”

天边的余光散尽了,只剩一道灰色越来越深,越来越长,最后融进海面。我和张美俊在甲板告别。远处的海面上,渔船的灯光点点闪烁,渔民开始了捕捞作业。我们的舰船也已锚泊,默默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夜色。



沂蒙颂(中国画)

赵鹏作



长征

第6663期

## 感念

雪,时疏时密,一直在下着。远远近近,白茫茫一片。

郝婉冰心里有点后悔了。临近年关,倒火车换汽车,咋就没提前跟丈夫说一声,非得抱着那点侥幸心理,想着给他来个惊喜。中午下火车的时候,还是个大晴天!可眼下,出租车抛锚在半道上,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司机告诉她,距离目的地还有3公里。郝婉冰给丈夫张刚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她一咬牙,抱起未满两岁的女儿,决定步行前往驻朱日和训练基地的军代室找他。

这雪很黏,一层层落在路上,像展开的羊毛毡。看着漫天大雪,郝婉冰想起去年初冬地探亲时,遇见的那场“白毛风”。从冰雪山岭间回旋而来的长风,裹起飞舞的雪花,把天地间搅得一片迷蒙。恰巧就在那场暴风雪中,军代室接到紧急任务。丈夫还没来得及陪刚到营区的她说说话,便匆匆出了门。她是在两天后才见到了丈夫。他累得精疲力尽,可一见到她,眼里就亮起了光,笑着说:“任务圆满完成了。”

也是在那次探亲的时候,丈夫给她讲了另一次装载作业的经历。他说,就在装载即将结束时,天忽然暗了下来。一条东西长几十公里的黄沙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压过来。眨眼间,站台、铁轨、装备,全看不见了。风沙打得人睁不开眼,比大腿还粗的照明灯塔“咔嚓”一声断了。所有人牢牢抓住车厢板,一个个像焊在钢铁上的影子,在昏天黑地里硬挺着。等风稍缓,松手时才发现,指甲缝里全是沙,手心的皮都被磨破了。

其实,在朱日和碰上这种天气,军代室官兵早就习惯了。当地老百姓常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一茬又一

## 精短小说

进入草地的第7天,雨没有停。

李队长数了数队伍——12个人,3个病号,4个小鬼,剩下的也走一步喘三喘。剧团本该唱着歌过草地,如今只能扶着病号,一步步挪。

“队长,小地牛发烧了。”16岁的亮子扶着满脸通红的伙伴,声音哑得像破锣。小地牛只有13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此刻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

李队长摸了摸小地牛的额头,烫得吓人。他解下腰间最后半壶水,小心地喂了两口。

干粮袋3天前就空了。野菜?能吃的早被前面的队伍采光,剩下的不是有毒就是烂在泥里。昨天剧团拉二胡的老张误食毒野菜,半夜浑身浮肿,天亮时再也没有醒来。他们用油布裹了他,埋在不知名的泥沼旁。

雨小了些。李队长让大家停下,找稍微干燥的地方生火。木柴所剩无几,只够生两小堆。病号围在火边,其他人挤在外圈,烤着湿透的军装。

“今晚……”李队长想说什么,喉咙却哽住了。

就在这时,黑暗中传来微弱的喊声:“李队长——”

一个身影踉跄走来,几乎扑倒在火堆旁。是军部通讯员小胡,脸上结着泥痂,嘴唇干裂出血。

“军部派我送粮食。”小胡从干粮袋掏

## 风雪之约

■姜凯

茬的官兵长年累月守在这里,抗严寒、斗风沙,不停地刷新着军事运输投送的纪录。他们的脸被晒成紫铜色,嘴唇干裂起皮,双手布满老茧与裂口。无论冬夏,身上的衣服总是湿了又干,凝结出一圈圈白色的汗碱。20来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却像是饱经风霜。

郝婉冰也曾问过张刚,能不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单位。张刚说,有不少人想过离开这儿,躲开这烈日、黄沙、狂风、暴雪,去过安稳日子。可真到了工作调动的时候,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说舍不得走,根扎在这儿了。

气温越来越低,天也快黑了。郝婉冰蹒跚地往前走,只觉得腿脚发沉。在

## 最后一块牛皮

■梁雅琦

出一块牛皮,巴掌大,在火光下泛着暗黄,“首长弄到些牛皮,这是你们剧团的份。”牛皮!

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李队长双手接过,牛皮沉甸甸的,带着小胡的体温。他数了数人数,又看了看牛皮的大小,心里一沉。

“小胡,一起吃吧?”李队长问。

小胡摇摇头,强撑着站起来:“我回连里,有任务。”说完,他又摇摇晃晃走进了夜幕。

牛皮在火上烤着,滋滋作响,焦香弥漫。所有人都咽着口水。李队长拔出小刀,把牛皮小心地切成12块——大一点的给病号和小鬼,小块的给其他人。

“不公平!”小地牛突然开口,烧得通红的脸转向李队长。

李队长笑了,那笑容在消瘦的脸上显得格外温柔:“大人力气大,少吃点顶得住。小孩要多吃,才走得动路。”

这时亮子跳了起来:“队长,我还有牛皮!”他指着脚上的“皮鞋”——那对用牛皮草鞋缝制的鞋,都已经磨出了洞,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

“胡闹!没鞋怎么过草地?”李队长急了。

“我保证不掉队!”亮子挺直瘦小的身板,“草地快走完了,我可以光脚!”

争论持续了有一会儿。最后李队长败下阵来,接过那双鞋,割下能食用的部分。牛皮增加了,每人能分到稍大的一块。

火堆旁,李队长忽然说:“等等,先唱个歌。”

“《牛皮歌》!”小鬼们眼睛亮了。

路边背风处,她亲了亲怀中的女儿冻红的小脸,用被子把她裹好,又打起精神继续往前走。“千万不能停!”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脚步越来越沉,思绪却飘远了,郝婉冰想起张刚给她说过的那些军嫂——景昭的丈夫当了23年兵,有18个春节没回家。那年她从天津赶到部队过年,在乌兰察布下了火车,却遇上大雪封路。丈夫过不来,她也过不去,直到大年初三,路通了,夫妻俩才终于见着面。薛明地的丈夫宋建华也是军代表。因为部队有任务,他们的婚礼一直推迟。薛明地好不容易赶来驻地看他,可只待了两天,丈夫就接到紧急命令要走。他们仓促举行了婚礼,连喜糖都没来得及发完,她只能望着那个匆匆离去的背影掉泪……

郝婉冰正想着,眼前忽然一亮——是围墙!

风雪稍稍缓下来的间隙里,营区的轮廓隐约浮现。她一点一点挪向营门。传达室的战士推开门,看见雪人一般的她和怀里紧裹着的孩子,赶紧接过襁褓连声说:“快进来暖暖和和!”转身又倒了杯热水递到她手里,这才拿起电话帮她联系丈夫。

原来,张刚一早就去了值班室,手机没带在身上。电话接通了,听见那声熟悉的“喂”,郝婉冰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在冻僵的脸上烫出两道温热的泪痕。

一家三口在哨位旁紧紧拥在一起。郝婉冰抬起手,轻轻掸掉张刚帽檐和肩头的雪。雪还在下,落在他们的肩上,又积了薄薄一层。

那个春节,他们的故事在营区传开了。人们总提起在风雪中跋涉而来的军嫂和那个在朱日和坚守了十几年的军代表。郝婉冰想,日子大概还会这样下去——张刚守着这片风雪弥漫的土地,她守着他们的家。也许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也会穿上军装,站在父亲曾战斗过的地方……

那是他们自编的歌,每逢吃牛皮就唱:“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好东西,要细细地嚼,慢慢地咽呀,哟嗨!多吃多吃快了要张肚皮,哟嗨嗨……”

歌声先微弱,渐渐响亮了起来。牛皮烤好了,焦黄酥脆。每人领到自己那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小地牛没吃,把自己的那块递给亮子:“亮哥,你光脚走路,多吃点。”

亮子推回去:“你还发着烧,留着自己吃。”

推让间,李队长把自己的半块牛皮切成两半,放进他俩手心:“都吃,明天还要行军。”

夜深了,雨停了。

“队长,我们会走出去吗?”亮子问,他正在用布条缠脚,准备明天光脚行军。

李队长看着远方,天边闪烁着微光。

“会!”他说,“等走出草地,我们的剧团要演场大戏。你演红军娃,小地牛演白狗子,我演老班长。”

小鬼们笑了,那是他们7天来第一次真正的笑。

第二天清晨,队伍继续前进。亮子光脚踩进泥沼,冰冷刺骨,但他走得很稳。小地牛退烧了,与亮子相互搀扶着。李队长走在最前面,腰板挺得笔直。

他们又唱起歌,不是《牛皮歌》,而是《当兵就要当红军》,歌声在无垠的草地上传开……

前方,地平线泛起鱼肚白。李队长回头看着队伍,12个人,一个不少。

“加快脚步!”他喊道,“太阳要出来了!”

## 孙犁那顿年夜饭

■陈晔

战争年代,听不见腊月里杀猪宰羊的喧闹。天黑后,没有灯,不能看书,也无法写字,孙犁只能睁着眼躺在炕上,在黑暗中静静等待新年。

大年三十晚上,门“吱呀”一声开了。房东走进来,将一只黑色粗瓷碗放在炕沿。碗里盛着一方豆腐,豆腐上铺着一撮白萝卜缨子酸菜,酸菜上压着一块窝窝头。热气从碗里腾起,旁边横放着一双荆条棍削成的筷子。

冀西一带素有“阜平人待人强”的说法。我的乡亲们热情好客,朋友来了,必奉上自家酿的枣木红酒,端出“八大碗”、枣糕、煎饼等吃食。但在1940年,因为战争,人们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里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能摘到的树叶。那时,白萝

## 记忆

如今的年夜饭是丰盛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

孙犁先生曾在我的故乡阜平战斗、生活过4年。他在散文集《晚华集》中,忆起当年的一顿年夜饭。

1939年春,他从冀中平原调至阜平城南庄的晋察冀通讯社,秋天又搬往三将台村。那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年底,他赴雁北随军采访,归来时已近过年。1940年的春节,是他第一次离家在外度过。

房东是个50多岁的单身汉。山里的冬天,草木褪尽绿色,河水结了厚冰。